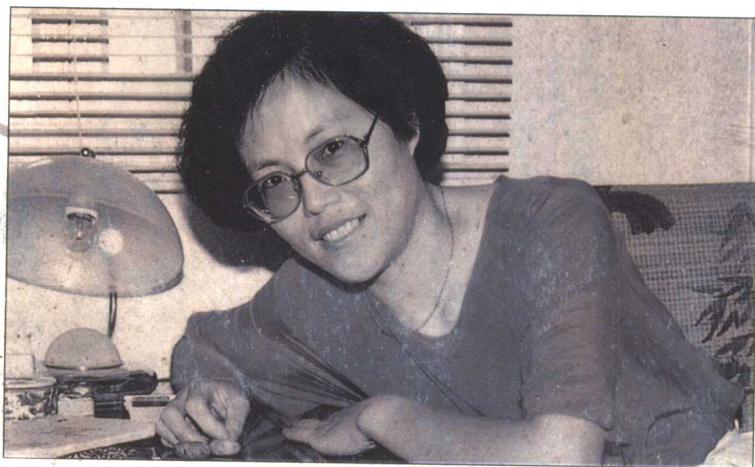


Novel Series Wenku

屋檐下的河流

小说界文库 中短篇系列



殷慧芬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殷慧芬





屋檐下的河流

殷慧芬 著

责任编辑：左 泥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屋檐下的河流

殷慧芬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20,000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ISBN 7-5321-1521-6/I·1208 定价：13.50元

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 江曾培

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

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

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

魏心宏

出 版 说 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，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目 次

窗外已是深秋·····	1
作别西天的云彩·····	43
纪念·····	90
屋檐下的河流·····	135
沉默的玫瑰·····	212
初吻·····	229
情如春水·····	256
我要对你说·····	268
小小的心·····	279
谜样的微笑·····	290
哥哥的罗曼史·····	304

窗外已是深秋

黄昏时分，起风了。满街的落叶像一群散学的顽童，唰啦啦地喧响着，在风的羽翼下互相追逐。

莲馨站在窗前，茫然地望着户外。她这样站着不动，已经很久了。大龙的一封来信——就像眼前这风吹散了落叶——扰乱了她久不起波澜的心湖。

“……莲馨，说什么好呢？”

“陆萍来信告诉我，你和克明分手了。我以为我会无动于衷的，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，出门忘了带钥匙、拿了画笔还找画笔、用错颜料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，这一切逼着我非得写信给你不可，我只想（我知道你也只需要）给你一个友谊的问候，我还想问你，你还愿不愿意来敦煌（仅仅是来工作）？我想起了我们高中毕业前夕填写高考志愿时的情景，那时，希望和憧憬跟星星一样多……”

午后的校园，一条砂子铺成的小路静静地伸向园工黄老头居住的小木屋，小木屋也静静的，一切仿佛都被阳光娇宠得

懒懒的，凝然不动。

大龙在前面走，她犹豫了一下，便踏着轻盈的步子追上去。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来这儿了，在这小径上，在这老园工的小木屋里，他们为了植物花卉写生，共同消磨过多少个中午啊！而一旦毕业临近，那些个轻松愉快的往事都变得沉重起来，压迫着他们的心灵，使他们变得兴奋而又茫然。每天都期待着不期而遇的邂逅，每次却又都是惶乱而匆忙的避让，年轻而纯洁的心灵在经受着友谊的撞击和裂变。

“大龙，我的高考志愿表呢？”她追上了他，气喘吁吁（伴随着心灵的搏动），问。上午，陆萍在发志愿表的时候，她正好不在。“我叫大龙带给你了，”陆萍带着友好亲切的神态告诉她，仿佛三年里她俩之间一切不愉快的隔阂都因为分别在即而消失了。

大龙启了启唇，微笑了一下，故作神秘地不出声，只是打开随身携带的活页夹，抽出那张白色的表格，递到她面前：

“你的——”

她看见那里已经填上了：“第一志愿——浙江美术学院。”她的脸终于抑制不住地飞红起来，身子微微地颤栗了一下。多么好，一块儿上大学深造，一块儿画画，还可以一块儿工作，上艺术宝库敦煌，古老的彩壁之间将回响他们青春的笑声，他们将赋予古老的艺术以现代艺术形式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、属于民族的艺术，……只是千万别发生那种事，千万别，多害臊……

大龙俯视着她，俯视着这个娇小而娴静、温和而亲切的女同学，他忽然感到一种男性的骄傲。“只有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，男孩子才开始那种男性的复苏。”这是哪一个哲学家说

的?他记不起了。这么说,他是喜欢莲馨的了?可以吗?不……

夏日的阳光燃烧着空气、草叶,也燃烧着年轻人的心。友谊,他们彼此都在心里重复着这个珍贵的字眼,他们都希望它天长地久,他们都害怕承认友谊的种子正在绽发神秘的奇葩。

“我填错了?”

“……”

“没意见的话,我替你交了!”

他满怀着希望望着她。她低着头,用脚尖悄悄地在砂子地上划下了一片莲叶,她的名字带个“莲”字,因此她就特别爱画莲叶,并用它当作自己的签名。眼前的这标记胜过了一切语言的许诺。大龙扬起手,轻轻地一个弹跳,手指碰着了柳树的枝头,他太高兴了。

“为了我们将再一次同学,握手吧——”他伸出巴掌。她迟疑了瞬间,便伸出手来。她明白,友谊是坦率的,任何忸怩、作态都将给它蒙上别样的色彩。

他们就这样站着,勇敢而羞怯、激动而谨慎地彼此相握,像握着一个世界,一个未来,一个属于他、也属于她,属于你、也属于我的未来……

他和她真正的相知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,那天,他们全班在闹市中心宣传交通规则。

她喊累了。远处有人传来“就地休息”的口令,她便一下子坐在街沿石上了。

深秋的阳光带着薰香,绽开在高层楼房的每个窗口,对面商店的大橱窗简直成了流金溢彩的神奇世界,高楼、人流、车辆、石膏模特儿,朦胧的流动的叠影与漂亮夺目的陈列商品混和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都市之窗。她情不自禁地

掏出随身带着的速写本，用软铅笔认真地画起来，她想借橱窗玻璃的反光与折射来表现那流动的变幻无穷的活的画面，她寻思着，捕捉着，间或在纸上唰唰地画上几笔。

就在她运笔之时，一只手，一只迅疾伸过来，没有片刻犹豫的手夺去了她摊在膝上的小本子，草图上划下了一道长长的不和谐的线条……

她抬起头，看见了团支部书记陆萍。陆萍严肃地看着她，两条黑黑的漂亮的浓眉微微挑起，这个随着父母南调一起来到上海的山东姑娘，本来就看不惯娇弱的莲馨，现在更是窝着一肚子火，别人累得口舌冒烟，你倒好，还有这份闲情！平时哪次活动不是把你当洋娃娃似的供着？可她每次总有出色的“表演”！记得有一次班里大扫除，明明派她替别人扶梯子的，她倒好，自己爬得高高地去擦气窗，看她那副战战兢兢的样子，她心里忍不住想：活该！当莲馨颤悠悠地一步一步挪下梯时，同学们围在下面欢叫着：“加油！莲馨！”“勇敢——前进！”你看看，这还像劳动吗？简直是胡闹！令人费解的是石大龙，这个平时很稳重的班主席，竟也夹杂在同学们中间笑着，朝着爬得高高的莲馨，挥舞着手臂，喊着什么……

莲馨本能地感到陆萍对她的反感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得罪了这个颇有威望的团支书的。现在，陆萍不但一把夺走了她心爱的小本本，而且还不满地盯着她，这个爽朗、热情的北方姑娘，此刻犹如一块寒冰。她不经意地翻着速写本的前面几页。

“哟，还画了外国人嘛！”她伸手掸掸，那上面是一幅面貌酷似俄罗斯男子的肖像写生，陌生的青年男子的眼睛执拗地盯视着你。

莲馨受不了她的讥讽，把手一伸：

“还给我！”

陆萍轻轻地笑了一声：

“还给你？可以，不过——”

她有意拖长了声调。莲馨默默地盯视着她，她知道陆萍希望她接上那拖长的话头，可怜巴巴地问：“不过——什么？”但她决不会。

“快还给我！”

“除非你下星期一在班会课上作检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莲馨被激怒了，“休息时间画上几笔有什么不可？”

“那你不要了？”陆萍随手指了指小本子。

“我——没——错！”莲馨突然愤怒地狂喊起来。

“啪！”小本子被陆萍重重地扔在地上。她轻蔑地盯视了莲馨一眼，她看到莲馨苍白的抽搐着的下巴颏，忽然感到一种怜悯，一种近似于内疚的怜悯。她转身走了。

莲馨恨恨地跺了跺脚，“不许走！”她一把拉住陆萍，盯视着她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近似命令地低语道：

“把它捡起来！捡起来！”

陆萍站着，看着那本被沾上尘埃的小本子，觉得自己这样做有点过分，可是要她弯下腰去捡它，她的自尊和矜持呢？站在不远处的石大龙目睹了这一幕，他忍不住走过来，看了看对峙着的两个姑娘，默默地弯下腰，捡起小本子，细细地拂去本子上的灰尘，一下，二下，温柔得像是抚一只受伤的鸟。待他回过身，发觉陆萍已经走了，只有莲馨呆呆地望着他。他把本子递过去，莲馨无言地摇摇头。

“不要了，那就馈赠给敌人吧！”他诙谐地说。

她看着他那双深沉坚毅的眼睛，看见那里面蕴含着关切、友情，她感到鼻梁一阵酸涩涩的，可又不知怎的，竟又咧开嘴，笑了，和着夺眶而出的泪水。

二

风很悠长，从遥远的地方吹来，又在遥远的地方消失，一阵一阵，互相追逐着。渐渐地，暮色潜入了屋里。

莲馨依然站在窗前，她没有开灯，她那纤弱的侧影、沉思着的饱满的额头和那微凹的眼眶，在灰暗的天空掩映下，显得那么孤独，忧伤。

“你父亲的突然故世，粉碎了我们青春的弦梦，生活重新安排了我们……可是，即使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仍然是充满了希望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……”

下课铃响了，她还是坐在座位上。她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那意味着学生时代结束的铃声，也没有听见同学们离开座位时那纷乱的脚步声。她茫然地坐着，什么也不想，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。

她不知道自己这样过了多久，当她被无边的寂静惊醒的时候，她惊异地看见周围一双双真诚热情的眼睛——同学们的眼睛！他们这样无声地注视着她，又有多久了呢？这是最后的相聚了，明天，同学们将奔赴各个高考考场了，去搏击命运，去迎接诱人的、闪光的前程，而她，将跨进工厂的大门，去当一名普通女工，父亲生前是这个厂的厂校教师。

父亲死得是那么突然。生命是那么充满着希望，而残忍的死亡却无法抗拒。她永远忘不了那个清晨，母亲的哭声把她和弟弟妹妹惊醒，她不明白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会有如此悲惨绝望的呼号！她和弟妹们一个个全战栗着，赤着脚，来到母亲房前，惧怕地把一颗颗紧挨着的小脑袋伸进屋里……

他们全吓坏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死亡……心肌梗塞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不是病，而是一个恶魔！从此，生活把他们推入了人生的沼泽地。

失去了父亲，她才意识到没有父亲的悲哀，可就在前两天，为了小弟弟志华，她还跟父亲顶撞过呢。这天傍晚，她正在水池边给满头泥灰的志华洗手、洗脸，邻居一个女人拖了她的儿子贝贝闯进门来。

“你家的志华打了人，你们管不管，啊？……”女人大声嚷着，把贝贝推到闻声而出的父亲面前，“你看，你看，连裤子都撕破了……”

父亲阴沉着脸问志华：

“你打人了？”

志华低着头，没吭声，两条小腿直哆嗦。他只有八岁呀，他懂什么？莲馨心疼地搂过他，却被父亲一把推开了。父亲对志华吼着：

“说呀！”

“哼，还是当教师的人家呢，跑出来的孩子一点没有教养……”女人撇着嘴，趁机火上浇油。

“啪！”父亲狠狠地给了志华一记耳光。可怜的志华冷不防，一头撞在水龙头上，鲜红的血哗地从鼻腔里喷出来。

莲馨捂着志华的鼻子。鲜血激怒了她，她把沾满血的巴掌逼到那女人的眼皮底下，愤怒地喊着：

“你够了吧？你称心了吧，你还要吗？……亏你也算是做母亲的！”

那女人涨红了脸，边退边噤着：

“我没这个意思，叫你们打孩子……没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爸爸，”莲馨转身凝望着父亲（假如她知道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视父亲，那么，她的眼光也许会温柔一些），“……你怎么下得了手，爸爸……你真狠哪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亲过我们哪一个？小志华流了那么多血，他是有营养不良症的呀……”

她痛苦地垂下头，她等待着那更沉重的巴掌落在她的脸上，从记事起，她这样站着承受过父亲多少次严厉的杖责啊！

……长长的过道里响起了“嘎啦嘎啦”的脚步声，她抬起头，这才发觉父亲已经走了，脚步是那么涩重、迟缓，好像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在跋涉、挣扎。她紧紧地搂着志华……

她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脚步声了，可是这痛苦的声音将永存在她的记忆中了。这声音使她想起背荷着十字架的耶稣，父亲不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苦行者吗？他肩负着何等沉重的生活担子啊，体弱多病的妻子、四个未成年的孩子！他又是那么忠于职守，虽然他，一个优秀的汽车设计师在当数学教师，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“我尽力而为了。”他总是这样淡淡地对熟人说。也许他很忙，也许他很深沉，连母亲也责怪过他对儿女不体贴，可他总是这样认真地回答：“道是无情却有情。”他确实没有亲过自己的孩子？不，有过……

她亲眼看见过深厚的父爱的流露，夏夜，弟妹们贪图凉

快，全睡在院子里，几块铺板，一张凉席，就是他们的“避暑山庄”了。她睡在里屋，不断地扇着蒲扇，渐渐地，手痠了，眼皮也沉了，朦朦胧胧地，她合了眼……

轻轻的、难以觉察的脚步声把她从梦乡的路上唤回，她重新睁开眼，是父亲，双臂托着妹妹桂馨，小心地，一步一步地挪进屋里，轻轻放在床上；又走出去，托着志华进来，同样的小心，同样的轻柔。藉着从窗外射进的微弱灯光，她看见父亲那张少言寡笑的脸上流露出几多温和，几多深情……她于是想起在这漫长的夏季，每一个夜，弟妹们都是在户外入梦的，而每一个清晨，当她在屋里看到他们甜美的睡态时，她怎么就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，这其中的奥秘？她又想到自己，想到自己也曾经被父亲这样温柔地抱过，亲切地爱过，不由热泪盈眶……

在父亲的坟前，她哭了很久，这是开始品尝人生真谛的眼泪。她在心里默默地起誓：“爸爸，这个家我来担当了，您放心吧！”

……

现在，同学们围在她的周围，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这个过早踏上人生之旅的女同学——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。

“有什么困难……缺什么……”陆萍捻着莲馨肩后的辫梢，踌躇地说着。

她很想说出“钱”这个字，但终于没说出口。他们自己又能有多少呢？哪一个同学家里没有两三个弟妹？哪个同学不是一分一角地积蓄着“零用钱”来置买些学习用品？

有人带头在掏衣兜，在掏那些带着体温的零用钱，默默地……

莲馨桌前渐渐聚集起一堆纸币，它们不多，但每一片都像春叶一样，跳动着生命的活力。

“谢谢，”莲馨深深地勾着头，向同学们致意，“我并不是最困难的……还有别人……留着你们以后求学时用吧……”

她忽然再也说不下去了，转身跑出了教室，跑进了校园……

她踩着碎砖，感到自己的心也碎了，少女时代纷繁而甜蜜的梦幻也碎了……

她听见了脚步声，她看见大龙远远走来。你是来怜悯我的吗？她紧抿着嘴唇，默默地迎视着他。

“给你！”他把一摞书籍递给她。

《人体素描》、《西洋绘画琐谈》、《敦煌莫高窟壁画》……一连串诱人的书名映入她的眼帘，她的心怦然而动，一张自制的莲叶形书签夹在书缝里，她轻轻地抽出来，上面是大龙漂亮的钢笔字：

我们在漆黑如墨的河上划了很久。一个个峡谷和悬崖，迎面驶来，又向后移去，仿佛消失在茫茫的远方。而火光，希望的火光就在前头，闪闪发亮，令人神往……

这是柯罗连科的散文诗。她曾经为它配过画，题记就是《火光》。优美深远的意境，扑朔迷离的画面，使她这幅画在全市中学生画展上得到行家们的好评。现在大龙用这诗来勉励她，使她感到格外亲切、动情，她的灵魂燃烧着，热血像着了火似地突突地在她的血管中奔涌，她感到眼窝发烫，她低下头，请求他：

“请你转过身去!”

他莫名其妙地转过身,背对着她,就在这时,他感觉到一颗失重的头颅轻轻地抵在他的背上,他听见压抑着的啜泣声,他站着,一动也不敢动……

从这一刻开始,她明白,从此以后,她再也不能忘记他了。

大龙如愿考入了浙江美院。分手时,隔着车厢,伴着缓缓而起的车轮,他们只说了两句话:

“到了学院,我给你寄学习资料来——”

“噢——多寄点来!”

三

他没有违约,如期给她寄来了学习资料,对她开始了“函授”教育。生活有多紧张、多艰难,就有多少欢乐和收获,他们很少写信,矜持和谨慎使他们惜墨如金,他们仅仅是在邮寄学习资料时夹上一纸短笺,传递一句简短的问候,但这一切已足够使这两颗内向的心灵去回味、体验了……

“我常常梦想着那些个寒假,暑假,每当一个假期的迫近,我总要对自己说,这一次回家,我要对你说一句话,倾吐心曲……而每一次回校,临上火车,我都要在心里咒骂自己:‘无能!’可那时,在中学同学时,我们常常谈话,有时候我还要悄悄地捉弄一下你的胆小,把你逗哭都无所谓……我是多么想帮助你啊……”

无需回忆,过去的一切便浮雕般地凸现在记忆的石壁上,她想起了那个冬夜,大龙第一次回来度寒假时的情